

QINHEFENGYUN

QINHECANSHI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主编 | 行 龙

沁河蚕事

周 亚 | 著



QINHEFENGYUN

QINHECANSHI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主编 | 行 龙

沁河蚕事

周 亚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沁河蚕事 / 周亚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 5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 行龙主编)

ISBN 978 - 7 - 203 - 09607 - 8

I. ①沁… II. ①周… III. ①蚕桑生产 - 研究 - 山西
省 IV. ①S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1270 号

沁河蚕事

丛书主编: 行 龙

著 者: 周 亚

责任编辑: 王新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1600 册

版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9607 - 8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

沁河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

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

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依然风韵犹存。

这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孵化地，

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

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

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

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

这里更有那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由此，我们组成“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由此，我们从校园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

走向风光无限、风韵犹存的沁河流域。

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一个多学科融会的平台

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

第一场

鸣锣开张：

走向沁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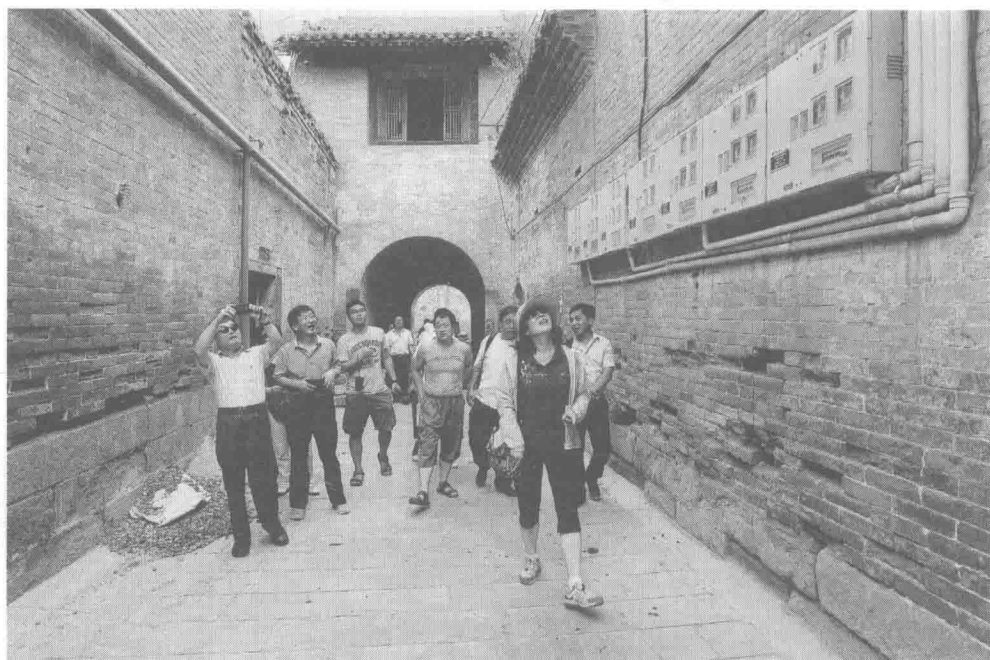
主讲人：行龙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时间：2014年6月20日晚7:30

地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晋知楼）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海报



田野考察



会议讨论

总序

行 龙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就要付梓了。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乐意受诸位作者之托写下一点感想，权且充序，既就教于作者诸位，也就教于读者大众。

“沁河风韵”是一套31本的系列丛书，又是一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31本著作，一律聚焦沁河流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态、旅游、城镇、教育、灾害、民俗、考古、方言、艺术、体育等多方面，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沁河流域学术研究最具规模的成果展现，也是一次集中多学科专家学者比肩而事、“协同创新”的具体实践。

说到“协同创新”，是要费一点笔墨的。带有学究式的“协同创新”概念大意是这样：协同创新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教育部2011年《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提出，要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具体做法上又提出“四个面向”：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了“八大协同创新中心”，其中一个是由我主持的“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在2013年11月山西大学与晋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在

征求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人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词有流风余韵，风韵犹存。

沁河是山西境内仅次于汾河的第二条大河，也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器；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这里更有那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横穿山西中部盆地的汾河流域以晋商大院那样的符号已为世人所熟识，太行山间的沁河流域却似乎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与时俱进，与日俱新，沁河流域在滚滚前行的社会大潮中也在波涛翻涌。由此，我们注目沁河流域，我们走向沁河流域。

以“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对沁河流域进行考察和研究，是由我自以为是、擅作主张提出来的。2014年6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鸣锣开张：走向沁河流域”的报告。在事先张贴的海报上，我特意提醒在左上角印上两行小字“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其实就是工作坊的运行模式。

“工作坊”（workshop）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我们传统上的“手工业作坊”。一个多人参与的场域和过程，大家在这个场域和过程中互相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调查分析，也就是众人的集体研究。工作坊最可借鉴的是三个依次递进的操作模式：首先是共同分享基本资料。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话语可供讨论，进而凝聚共识；其次是小组提案设计。就是分专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和专业工作者互相交流意见；最后是全体表达意见。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即将发表的成果，将个体和小组的意见提交到更大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学术工作坊”的操作模式得到与会诸位学者的首肯，同时我简单

介绍了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中游沁水—阳城段，沁水—阳城段有什么特征等问题，既是一个“抛砖引玉”，又是一个“鸣锣开张”。

在集体走进沁河流域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做足案头工作，就是希望大家首先从文献中了解和认识沁河流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初步确定选题，以便在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中尽量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我们专门请教图书馆的同志将馆藏有关沁河流域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小区域，意在大家“共同分享基本资料”，诸位开始埋头找文献、读资料，校图书馆和各院系及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出现了工作坊同人伏案苦读和沉思的身影。我们还特意邀请对沁河流域素有研究的资深专家、文学院沁水籍教授田同旭作了题为“沁水古村落漫谈”的学术报告；邀请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阳城籍教授张俊峰作了题为“阳城古村落历史文化刍议”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40天左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过程，诸位都有了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

2014年7月29日，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时机，也是酷暑已经来临的时节，山西大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一行30多人开赴晋城市，下午在参加晋城市主持的简短的学术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沁水县，开始了为期10余天的集体田野考察活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虽是酷暑难耐的伏天，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还是带着如火的热情走进了沁河流域。脑子里装满了沁河流域的有关信息，迈着大步行走在风光无限的沁河流域，图书馆文献中的文字被田野考察的实情实景顿时激活，大家普遍感到这次集体田野考察的重要和必要。从沁河流域的“北方城堡”窦庄、郭壁、湘峪、皇城、郭峪、砥洎城，到富有沁河流域区域特色的普通村庄下川、南阳、尉迟、三庄、下孔、洪上、后则腰；从沁水县城、阳城县城、古侯国国都端氏城，到山水秀丽的历山风景区、人才辈出的海会寺、香火缭绕的小尖山、气势壮阔的沁河入黄处；从舜帝庙、成汤庙、关帝庙、真武庙、

河神庙，到土窑洞、石屋、四合院、十三院；从植桑、养蚕、缫丝、抄纸、制铁，到习俗、传说、方言、生态、旅游、壁画、建筑、武备；沁河流域的城镇乡村，桩桩件件，几乎都成为工作坊的同人们入眼入心、切磋讨论的对象。大家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口渴，忘记了腿酸，看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想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文献与田野。我真的被大家的工作热情所感染，60多岁的张明远、上官铁梁教授一点不让年轻人，他们一天也没有掉队；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的王扎根老先生，不顾年老腿疾，一路为大家讲解，一次也没有落下；女同志们各个被伏天的热火烤脱了一层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们则争着帮同伴拎东西；摄影师麻林森和戴师傅在每次考察结束时总会“姗姗来迟”，因为他们不仅有拍不完的实景，还要拖着重重的器材！多少同人吃上“藿香正气胶囊”也难逃中暑，我也不幸“中招”，最严重的是8月5日晚宿横河镇，次日起床后竟然嗓子痛得说不出话来。

何止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转换驻地，夜间大家仍然在进行着小组讨论和交流，似乎是生怕白天的考察收获被炙热的夏夜掠走。8月6日、7日两个晚上，从7点30分到10点多，我们又集中进行了两次带有田野考察总结性质的学术讨论会。

8月8日，满载着田野考察的收获和喜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们一起回到山西大学。

10余天的田野考察既是一次集中的亲身体验，又是小组交流和“小组提案设计”的过程。为了及时推进工作进度，在山西大学新学期到来之际，8月24日，我们召开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选题讨论会，各位同人从不同角度对各选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细化了具体的研究计划。我在讨论会上还就丛书的成书体例和整体风格谈了自己的想法，诸位心领神会，更加心中有数。

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报告和分散的田野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为了弥补集体考察时因天气原因未能到达沁河源头的缺憾，长期关注沁河上游

生态环境的上官铁梁教授及其小组专门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沁河源头话沧桑”的学术报告。自8月27日到9月18日，我们又特意邀请三位曾被聘任为山西大学特聘教授的地方专家就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作报告：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家胜讲“沁河流域阳城段的文化密码”；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扎根讲“沁河文化研究会到沁水古村落的调查研究”；晋城市文联副主席谢红俭讲“沁河古堡和沁河文化探讨”。三位地方专家对沁河流域历史文化作了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沁河流域的心灵体认，进一步拓宽了各选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个阶段的田野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着，只不过由集体的考察转换为小组的或个人的考察。上官铁梁先生带领其团队先后七次对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考察；美术学院张明远教授带领其小组两赴沁河流域，对十座以上的庙宇壁画进行了细致考察；体育学院李金龙教授两次带领其小组到晋城市体育局、武术协会、老年体协、门球协会等单位和古城堡实地走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董江爱教授带领其小组到郭峪和皇城进行深度访谈；文学院卫才华教授三次带领多位学生赶去参加“太行书会”曲艺邀请赛，观看演出，实地采访鼓书艺人；历史文化学院周亚博士两次到晋城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搜集有关蚕桑业的资料；考古专业的年轻博士刘辉带领学生走进后则腰、东关村、韩洪村等瓷窑遗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类学博士郭永平三次实地考察沁河流域民间信仰；文学院民俗学博士郭俊红三次实地考察成汤信仰；文学院方言研究教授史秀菊第一次带领学生前往沁河流域，即进行了20天的方言调查，第二次干脆将端氏镇76岁的王小能请到山西大学，进行了连续10天的语音词汇核实和民间文化语料的采集；直到2015年的11月份，摄影师麻林森还在沁河流域进行着实地实景的拍摄，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从沁河流域到山西大学，从田野考察到文献理解，工作坊的同人们各自辛勤劳作，乐在其中。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015年5月初，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开始参与“沁河风韵系列丛

书”的有关讨论会，工作坊陆续邀请有关作者报告自己的写作进度，一面进行着有关书稿的学术讨论，一面逐渐完善丛书的结构和体例，完成了工作坊第三阶段“全体表达意见”的规定程序。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个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于一体的学术研发团队，也是一个多学科交流融合的学术平台。按照山西大学现有的学院与研究所（中心）计，成员遍布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城乡发展研究院、体育研究所、方言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按照学科来计，包括文学、史学、政治、管理、教育、体育、美术、生态、旅游、民俗、方言、摄影、考古等十多个学科。有同人如此议论说，这可能是山西大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真正的一次学科交流与融合，应当在山西大学的校史上写上一笔。以我对山大校史的有限研究而言，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值得提到的是，工作坊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使大家取长补短，而且使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得以提升，他们就“沁河风韵”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是图书馆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也可以说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民众，脚踏实地，乐此不疲的亲尝亲试。粗略统计，自2014年7月29日“集体考察”以来，工作坊集体或分课题组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累计有2000余人次参加了田野考察。

沁河流域那特有的风尚和韵致，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吸引着我们。奔腾向前的社会洪流，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在召唤着我们。中华民族绵长的文化根基并不在我们蜗居的城市，而在那广阔无垠的城镇乡村。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文化先觉的认识者和实践者，知识的种子和花朵只有回落大地才有可能生根发芽，绚丽多彩。这就是“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同人们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经此实践发出的心灵呼声。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虽然各书具体署名，“文责自负”，也难说都能达到最初设计的“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写作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位作者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每一本书的成稿都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帮助：晋城市人民政府、沁水县人民政府、阳城县人民政府给予本次合作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聘请的六位地方专家田澍中、谢红俭、王扎根、王家胜、姚剑、乔欣，特别是王扎根和王家胜同志在田野考察和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不厌其烦的帮助；田澍中、谢红俭、王家胜三位专家的三本著述，为本丛书增色不少；难以数计的提供口述、接受采访、填写问卷，甚至嘘寒问暖的沁河流域的单位和普通民众付出的辛劳；田同旭教授的学术指导；张俊峰、吴斗庆同志组织协调的辛勤工作；成书过程中参考引用的各位著述作者的基本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对本丛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都是我们深以为谢的。

绪言：好山入户水萦回

中国是蚕桑业的发源地，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利用野蚕茧抽丝织绸，后来又将野蚕驯化为家蚕，把野桑培育成家桑，开创了植桑养蚕业。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我们的先辈在植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技术和产品通过陆路和水路传播到海外，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上，中国的蚕桑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珠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这一分布格局是由蚕桑本身的生命特性对气候条件的要求所决定的。首先，桑树是喜温植物，纬度或者海拔太高都不适合桑树的生长；其次，蚕虽忌湿热，但对低温同样是不能忍受的。所以，这就在空间上限制了蚕桑的分布，在纬度上宁南毋北，在海拔上宁低毋高。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山西高原就有这么一个绵延数千年的蚕桑区——沁河流域。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出产的丝织品——潞绸——还被冠以皇家贡品的名号，与浙江的杭缎、四川的蜀锦并列中国三大名绸。何以雄壮的山西高原会与柔滑的绫罗绸缎扯上关系？我们还得从沁河流域的自然环境谈起。

沁河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西北太岳山东麓的二郎神沟（一说是山西省平遥县黑城村），自北而南经安泽县、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市郊区，切穿太行山，自阳城县的拴驴泉进入济源市紫柏滩流入河南省境，又经沁阳县、博爱县、温县，于武陟县南流入黄河。沁河长485公里，流域面积13532平方公里。山西省境内长360公里，丹河、端氏河、濩泽河为其主要支流，流域面积为1.07万平方公里。上述沁河流域的蚕桑区主要集中于沁河流域山西段的古“泽州”地区，因此，本书所及也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



沁河流域晋城市部分

明清时期的泽州即今山西晋城地区，隔太行与河南济源相望，与北部相邻的潞州并称“上党”。有明一代，泽州为直隶州，下领泽州本州、阳城、高平、陵川、沁水五州县。清雍正初年，泽州升格为府，下辖凤台、阳城、高平、陵川、沁水五县。1914年，凤台改称晋城。今晋城市下辖1区（城区）、1市（高平市）、4县（泽州县、阳城县、沁水县、陵川县），几乎与以前没有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此地传统的延续性。

明代山西提学副使陆深曾对当时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有过这样的概括，他说：“太行山川有极佳者，大率万山中得一平旷有水处，便立州县。泽之郡县，皆在万山中，而川之大者，曰沁、曰丹、曰洩泽，咸奔赴河、济为渠，为浸灌输民田。”也就是说这一区域山环水绕，又有山间盆地贯列其中，堪称是太行山区的绝美佳境。

如果说身为南直隶松江府（即今上海）人的陆深是以“他者”的眼光来观察泽州，其感受过于宏观的话，那么生于斯长于斯的“主人”对自家景物的感怀可能就要生动得多，具体得多。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内著名捻军史研究专家、山西大学教授江地先生就是沁水县中村镇人，在他晚年写的《江地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我的故乡沁水县是晋东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区。它是四大山脉的交会处。东有太行山，西有中条山，北有太岳山，南有王屋山，因此，这里是山高林密，河谷幽深，在群山环绕之中，中间地区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小块平原，全县十多万人口和上千个村庄，就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些山坡上和河谷里。因为群山环绕，所以森林相当茂密，满山遍野，到处是数人合抱不来的大树，形成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到夜间，一阵风声吹过，这无边无际的林海便发出呜呜的声音，犹如波涛汹涌，而狼虫虎豹便出没其间，至于各种各样小型的野生动物，更是种类繁多，不可数计，这林海便是他们自由活动的乐园。在高大林木之下，还有数不清的灌木丛生，那茂密的程度，使人群很难钻进去，如果有两三万人进入这原始森林里，怕是很难找见的，它后来之成为游击战争的基地，是与这种自然地理形势有关的。凡没有森林，又没有灌木丛生的空隙之地，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就是一望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牧草，高可没人，形成天然的牧场，牛群和羊群就点缀在这牧坡上，绿的草和红的花像地毯一样，铺展在这山坡上和河谷地，组织成大自然的美景。若问故乡的森林覆盖面积比例是多少，作者当年年幼无知，无从知晓。但至今回忆起来，大约可达60%的程度，个别地区如东川、下川一带，则可达80%以上。所以，从自然生态的保持平衡来看，抗战以前的沁水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地区，而今天的沁水森林覆盖率仅达28.9%，与昔日相比，可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了。

在我的故乡，不仅山高林密，而且河谷幽深。这就是说，在河谷地区，到处可见清清的溪流，环山绕行而过，如中村南边的涧河，就是一条长年不断的流水，其流量还相当可观，而且水质纯净，绝无污染。沁水最大的河流，是自北而南，纵贯全境而过的沁河。这就是在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一条著名的河流。有些地方可以行船，水利灌溉之便，也还是略有一些的。由于这群峰并